



四川人民
出版社

黑市的震荡

——中国黑市面面观



D669.9

04

张毅 著

黑市的震荡

——中国黑市面面观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高扬
封面设计:任兆祥
技术设计:何华

黑市的震荡

——中国黑市面面观

张毅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市蒲江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281—6/C·192 印数:1—8000

定价:5.80 元

前　　言

有黑市便有红市,这对名词早先源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那里,将国营商业称作“红市”,而私下里进行,属法律禁止范围内的交易活动称作“黑市”。

黑市我们并不陌生。

外汇黑市,邮票黑市,国库券黑市,宠物黑市……已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参与,我们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与毒品黑市,人口黑市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邪恶的色彩。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很早就流传着“红与黑”的故事。如今黑市的规模和影响力已让世人震惊!

一些学者估计,前苏联黑色经济的规模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左右,匈牙利为 20%。日本和英国为 6%,意大利则在 20% 以上。而一直标榜法制最健全的美国,最近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表明,1992 年联邦纪录以外的“地下经济”收入总值为 18000 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30%,中国据 1989 年的统计数字,大约也有 10%~15% 的经济活动,属于

黑色经济范围。

黑色经济不但要震撼中国，还要震撼世界！

由“黑市”到“黑色经济”，并非同义反复。本书旨在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一下黑市——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揭示其成因、规模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我们决不囿于简单的现象描述。

十九世纪西方流行一句话：“教会了鹦鹉供给和需求，就教会了它经济学。”经济学是否这样简单暂且不论，但至少它不应该只是复杂的概念、曲线和方程组。高明的经济学是大众经济学。本书对黑市的分析即是力图通俗化的一种尝试。黑色经济是非正规经济，一直被排除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之外，然而，当黑色经济以如此大的规模冲击经济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它将要在经济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黑色经济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外汇黑市与人口黑市有什么本质不同？

黑色经济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黑”吗？

合理与合法，合法与非法，面对黑色经济，我们的判断力如何变得这般迟钝？

……

请您打开书。

张毅

一九九三年七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大众传媒大家干·哪里有钱哪里上	
——中国出版物黑市	1
书摊扫描	2
比孔乙己高明	6
奇书、淫书、黑书	9
书商、书号、书摊	12
出版业的数学怪论	16
“盗可盗、非常盗”	20
“片荒”与走私	22
焦点之外的小动作	24
第二章 不是钞票胜似钞票·情有独钟在发票	
——中国票证黑市	28
曾经辉煌的“第二货币”	29

车票、车皮	34
发票、发财	38
国库券向往钞票	47
邮票不再留恋信封	52
认购证也疯狂	59
一场游戏一场梦	63

第三章 你争我抢 黄金万两

——中国金融黑市	67
“唯美主义”泛滥	68
黑海沉浮	70
假洋鬼子及其它	74
黑道一绝数“切汇”	76
外汇黑市中的经济学	80
黄金的魅力	85
淘金记	87
“黄河入海流”	90
闪光的不都是金子	94
黄金黑市与开放黄金市场	98
李鬼(假钞)的故事	103
金融潜流高利贷	112

第四章 盗墓派笑傲江湖 古玩帮武林独步

——中国文物黑市	117
文物偷偷走向市场	118
不放过死人	129

挡不住的诱惑.....	141
开放文物市场及其它.....	148

第五章 毒先生卷土重来 药小姐辣手摧花

——中国毒品黑市揭秘.....	153
“白色瘟疫”黑色魔王.....	154
卷“毒”重来.....	158
“第三次鸦片战争”.....	178

第六章 人鬼兽纷纷亮相 黑市谁主沉浮

——你说中国人有啥不敢卖.....	188
并非劳动力作为商品.....	189
白日见“鬼”.....	201
禽兽难逃厄运.....	211

第七章 黑市的震荡

——经济学的阐释.....	224
红与黑的故事.....	225
钻空子的经济.....	230
揭开黑纱.....	234
黑色经济在中国.....	237
“独自怎生得黑?”	242
合法与非法.....	246
合理与合法.....	253

第一章 大众传媒大家干 哪里有钱哪里上

——中国出版物黑市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会获得一种升华。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人们会抛却浪漫的情怀，带着一股反潮流的闯劲，要把神圣的东西涂上黑墨，在黑市上自由出售。

于是出版物不再属于文化人。

黑色出版物的大量涌现是愚昧对文明的一次反叛。

古老的文字负载着不堪入目的内容在耻辱中哭泣，文字是无辜的，却不得不背黑锅；

完美的音符堕落了；

生动的图像沉沦了……

“黄色”不是黑色出版物的全部，我们会看到格调高雅，装帧精美的图书、录音录像带，我们发现其质量和内容是那样无懈可击。然而这只不过是文化人的魔术，是文明自身的分裂和褪变。盗版不需要“黄色”，盗版需要的是恬不知耻的胆略。

书摊扫描

人类自从有了书,就注定了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书的牵引和推动。然而,人们又常常为书刊这方寸之物所困扰。

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几年前书市那一隅风景,历史惊人的相似——

我们虽未目睹旧社会光怪陆离的书摊,然而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中就有一幅凶杀场面的插图,把三毛吓得魂不附体。

40年后,凶杀、色情、暴力、性、迷信……再一次席卷了新中国的文化市场,灾难在1986至1989年达到了顶峰。

泥沙俱下的书刊,挟持了中国人的情绪、心智、魂魄,孵化了形形色色的自我迷信者。

1991年9月上旬。信步合肥街头,书摊、邮亭的确比以前干净多了。一向十分杂乱的三孝口、淮河路、火车站广场,过去随意出售“黄书”的小贩少多了。三牌楼书刊发行总站前很清净,过去在这里见到的花花哨哨的东西消失了……傍晚,间或一两个卖报声成了销售书报的主旋律。一切表明“扫‘黄’”效果初见成效。

有关部门介绍,合肥市连同三县,有书刊零售摊320多家,扫“黄”期间,在个体书摊上,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先后查禁有害出版物14.8万册。

但是,现在一些书摊,邮亭里仍悠然自得地陈列着一些属

于查禁的书。

淮河路附近自由贸易市场书摊上，放着一本无刊名、却标着某地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刊物，目录令人眩目。

三孝口书摊夜市上，诸如《命理推算法》、《星相探秘》等，数不胜数。

大钟楼附近一个书摊上，摆着《兽性》、《上贼船的女人》、《东北虎北京狼女记者》等渲染暴力的书刊。

在芜湖路一个书摊上，正出售一套四册早已被查禁的反动书籍《杜月笙全传》，摊主说，只要有钱，要多少都行，保证有货。

.....

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行恶，虽然胆大包天，却易于识别。不易于识别的是那些具有更大危害性的黑色幽灵——“地下书帮”。

时下的“书帮”头目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并能立刻滑脚——逃走，竟胸佩一只小型的“步话呼叫器”。一旦哪里出现稽查队，只要有一书亭、书摊得知，即频频发号给头儿，他马上通知“书帮”们该藏的藏，该运的运，免得坏掉一锅汤。

合肥有个资历颇深的“书帮”头儿，虽不直接出面发行非法书刊，但他培养了一伙跑腿的“书帮”，每人配了一只“步话机”，月收入都在 500 元以上。

书贩子不仅在装备上走向现代化，在经营上也吸取“先进”的经验。

诸如有些电影票背后印着“少年儿童不得入场”反能吊人胃口一样，那些非法经营、发行书刊的“书帮”们，也如法炮制，往往在广告一栏内标明这本书是“内部书籍”，那本书是“少年

儿童不宜读”之类。有一位个体书摊老板说得明白：“读者有逆反心理，你越不让看，他们越要想办法去弄”。这位老板曾将劳伦斯著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干脆用鲜红的字体标明：“外国金瓶梅——一睹为快”。

有了版号，非法书刊的销路便如虎添翼，安庆有一本杂志，曾发行 50 万册，但因某种原因准备停刊，一个“书帮”得知后，日夜兼程赶到，私下与一经办人员商量“反正停刊了，版号我出 1 万元，怎样？”经办人说：“已印了几十万册，再加印何用？”“书帮”答道：“我手头组来十几篇稿件，准备放在杂志里面，只要你把版号卖给我，我再印 50 万册，闭牢眼睛——笃定！”

于是“书帮”买下版号，将十几篇带色的文章穿插在原有的栏目中。在开印这 50 万册之前，他就已收到全国许多书摊的订货了，还愁不赚么？

“书帮”神通广大。

A 君是北京名牌大学中文硕士，分到安徽某报社担任编辑工作，有机缘结识了不少科技名家，积累了诸多素材，加上一股科技兴国的激情冲动，花功夫写了一本科技专家传记，书稿寄到某出版社后，三审一致通过。不料，节外生枝，那书稿竟给书贩子毙了。原来这家出版社由于经济效益不好，发行图书承包给了那位书贩子。当书稿交到那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书贩子手中后，只见他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便宣判了该书的“死刑”——顶多发 1000，无钱可赚。

一句话把 A 君的书稿撵回了家，至今还在书桌上睡大觉。

书贩子审稿，奇怪么？

某省散文学会 T 先生写了部散文集，名家给作了序后，将书稿送到出版社，编辑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大作拟出版，但估计至多发行 2 千册，不知你能否为出版社拉到 6 千元的赞助费？若不能，也可用有价债券抵押。”

这位文人先生无计可施。从此书斋里又多了幅名匾：“出书难，难于上青天。”

但相比之下，也有不难的。

刘君文化不高，连巴尔扎克是谁都说不清。然而，以他的大名或雅号主编的书已达 20 多部。内容包罗万象，诸如“长生不老秘方”，“夫妻生活技巧”，“育婴手册”，“海湾战争揭秘”……整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到如今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主编这个人与主编的书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著作者与署名者可以产生分离这便是当今之怪现状。

当然，出版社自有苦衷。一般都实行自负盈亏，有的还实行各编辑室承包制，出书的经济效益同编辑的奖金甚至升级提干挂起钩来。本来一些很有学术价值，思想艺术优秀的作品，被拒之门外，而一些差劣粗俗的书，由于发行量大，书商订数多，占据出版社的主要出书计划。

行家称之为“以书养书”。

由于出了武侠书、言情书，养“活”了当代文学作品集，学术专著。听起来还真不坏。

可是，我们骗不了自己。

比孔乙己高明

“窃书不能算偷”这是孔乙己老天子的至理名言，也是穷酸文化人的一点自傲。然而孔乙己毕竟是孔乙己，他永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当今世界，“窃”几本书岂不是无甚赚头？何不来个“盗”。

在词典中，“窃”书与“盗”估计意思差不多，然而“窃书”与“盗版”却有天境之别。孔乙己窃书是想多附庸一点风雅，动机总不坏；而今日文化人之“盗版”却是只冲着那“几文大钱”去的。“窃书”一两本也就打住了，而盗版非得来个成千上万不可。

出版界多多怪事，文化人的卑劣形迹，恐怕也叫孔乙己看不起的，不过没关系，孔乙己爱要臭面子，那帮人却无所顾忌。

比来比去，毕竟都比孔乙己高明。

不必过多感慨，还是让事实说话，让我们“目睹之怪现状”——

1990年11月前后，中国各地的书刊市场上忽然出现一本《闽西文丛》精华本，内容黄色下流，刊物上印着此刊是由《闽西文丛》编辑部编辑出版，龙岩福利印刷厂印刷。《闽西文丛》原是福建省闽西革命老区的一本文史刊物，可它在1989年底就已停刊了。这本“精华本”流传到龙岩，那里的人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本假冒的文丛，它盗用了《闽西文丛》和龙岩福利印刷厂的名义，是非法出版物。

1991年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突然收到一封读

者投诉信，邮袋里还有一本钱钟书的《围城》，书上醒目地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读者在信中忿忿地说，你们是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的书却印刷粗糙不堪，错别字成堆，根本不对读者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曾出过《围城》，并对此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但眼下这本书却根本不是他们出的原版。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此书，心里顿时掠过一个念头：又被盗版了。在此之前，他们已发现好几种《围城》的盗版。

1991年底到1992年底，北京出现了一股股票热，有关股票知识的读物成了抢手货，书市甚至出现了排队购买股票读物的现象。某一股票类的书一出版，果然畅销。销售很快达到了一万，到了一万本已有小赚头了。销量仍在上升，出版社的人不禁喜上眉梢，以为可以捞上一笔了。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多久，书市上出现了一本与原版书从书名、作者名、内容到装帧设计都完全一样的书，这是彻头彻尾的盗版。书的销售量很大，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出版社这回准发了一笔。出版社却有苦难言，他们出真品没赚什么钱，钱都被那些炮制赝品的人赚走了。炮制赝品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山西太原的周某、河北的何某等非法翻印人民出版社限内部发行的线装本《金瓶梅词话》，赝品书从纸张、排版、装帧到整本书的重量，与原版书并无二致，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一般读者根本鉴别不出这“真假美猴王”。这就使赝品带有更大的欺骗性，骗子的目的也就更易得逞，周、何一伙翻印此书，售价每套1200—1800元，仅在太原就发行了1000多套，以此计算，牟利百万元以上。倘若不是因为有知情人举报，盗版可以说干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

盗版何以如此猖獗？

1989年下半年及1990年冬到1991年春，全国开展了两次集中扫黄运动，一些梦想发“黄”财的人心惊胆颤了，他们意识到制黄贩黄尽管获利丰厚，却容易闯祸，不敢再轻易下海冒险。但发财之心依然强烈。金钱的诱惑如此难以抗拒，他们不想就此罢休，于是另辟蹊径，干起了非法出版的行当。

非法出版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其一，盗用出版社、期刊社的书号刊号和名义。如果一本书没有出版社的名字，没有书号，那么读者一下就会发现这是非法出版物，工商管理部门马上就会来查封，书无法销售，也就无法达到赚钱的目的。如果向出版社买书号，出版成本势必就高。早些时候，书商习惯于胡乱杜撰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出版社的名字，后来他们便改变了策略发展为盗用出版社名义，在书上随便印上出版社的名称和书号，从而以假乱真，欺骗读者。

其二，翻印、炮制赝品。盗用书号容易惹怒出版社，也容易露马脚，因为只要和出版社一联系，核对一下出版社是否出过此书，马上就可以鉴别一本书是否非法出版物。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更隐秘，提高反侦察水平，不法书商便从正式出版物中挑选一些畅销书，依原样翻印，炮制出与原版一模一样的赝品。

以前，作案者不敢轻易盗用老牌出版社的名义，因为这些出版社读者比较了解，出什么样的书，不出什么样的书，读者心里有谱，作案容易露马脚。现在，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大，眼光已经瞄准了老牌出版社。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都发现了名义被盗用，图书被盗印现象。只要有利可图，作案者几乎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了。

孔乙己终于自叹弗如。

奇书·淫书·黑书

《金瓶梅》乃天下第一奇书。奇者，既指它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又指其中床第描写时常误人子弟，精华与糟粕如此水乳交融形成一部完美的艺术品，这正是《金瓶梅》的奇处。

这部奇书却又一直是禁书，只因它是秽书之祖，淫书之尤，“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

但有着宽阔胸怀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却没有简单地搞禁书政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喜欢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毛泽东，注意到了《金瓶梅》的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认为《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复杂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出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细致的，于是他批示：《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侮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一语定乾坤。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对《金瓶梅》堪称研究专家的郑振铎，得到共和国主席的许可，便与中宣部商量后，于1957年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金瓶梅》出版工作。采用影印